

DOI:10.16430/j.cnki.fl.2022.01.015

新物质主义“新”在何处 ——评《文学与唯物主义》

陈海容

内容提要：弗雷德里克·内拉特的《文学与唯物主义》是当下“物转向”背景下对唯物主义与文学研究进行再思考的力作。从赫拉克利特、卢克莱修到贝妮特、哈曼等当代思想家，该书勾勒了唯物主义的发展谱系，并通过对文学、语言与物质的深入探讨，整体介绍了文学与唯物主义的密切联系。本文以当代前沿理论新物质主义为出发点，探讨该书在阐述新物质主义的兴起、新物质主义的发展谱系与相关哲学思想、新物质主义对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的影响等方面的意义与价值。

关键词：新物质主义 物转向 文学理论 文学批评

中图分类号：G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529(2022)01-0183-09

基金项目：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项目“城市记忆：美国文学中的建筑叙事研究”
(21NDJC139YB)

作者单位：杭州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文艺批评研究院，浙江 杭州 311121

Title: Why New Materialisms? A Review of Frédéric Neyrat's *Literature and Materialisms*

Abstract: Frédéric Neyrat's *Literature and Materialisms* is an important work that rethink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terialism and literary studies in the contemporary trend of “material turn.” From Heraclitus, Lucretius to Bennett, Harman and other contemporary thinkers, the book not only sketches the trajectory of materialism, but also introduces the close relationship between literature and materialism with an in-depth exploration of literature, language, and matter. Taking one of the contemporary cutting-edge theory of new materialism as a starting point, this review discusses the significance and value of *Literature and Materialisms* from the rise of new materialism, its historical origin, and related philosophical thoughts, as well as its influence on literary theory and literary criticism.

Keywords: New Materialisms, Material Turn, literary theory, literary criticism

Author: Chen Hairong, Lecturer,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Literary Criticism Institute of Hangzhou Normal University, Hangzhou, Zhejiang Province, China. Email: hairong.chen@hznu.edu.cn

[Neyrat, Frédéric. *Literature and Materialisms*. London: Routledge, 2020.]

20 世纪 90 年代,德兰达(Manuel De Landa)和布拉伊多蒂(Rossi Braidotti)率先提出了“新物质主义”(neo-materialism/new materialism; Dolphijn 93)概念;他们与芭拉德(Karen Barad)、格罗茨(Elizabeth Grosz)、贝妮特(Jane Bennett)、柯比(Vicki Kirby)等学者一道促进了此一概念的推广应用,使它进而成为女性主义、生态批评、哲学、自然科学等众多学科领域的前沿理论。加拿大多伦多大学艺术史教授奇塔姆(Mark Cheetham)曾表示,新物质主义在西方艺术理论中正逐步占据主导地位,“现在看到的所有事物都是关于新物质主义的”(转引自周宪 295),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新物质主义对当下人文思想界的广泛影响。

随着新物质主义的兴起与发展,其“物转向”(Material Turn)、“跨学科性”以及“后人类”(posthuman)等特征逐渐进入人们的视野。然而,要了解该理论的核心内涵,亟需解决的第一个问题是新物质主义“新”在何处?回答这个问题,我们不仅需要在新物质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文化唯物主义等“旧”唯物主义观点进行比较,同时也需要留意新物质主义思潮内部各种理论话语之间的异同乃至对立。就新物质主义与文学的关系而言,值得我们思考的是该理论对文学研究具有怎样的启发性,其哲学思想对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内拉特(Frédéric Neyrat)的新著《文学与唯物主义》(*Literature and Materialisms*, 2020)对这些问题均有涉猎。

《文学与唯物主义》是“文学与当代思潮”(Literature and Contemporary Thought)跨学科系列著作之一,该系列丛书旨在为文学研究提供新的学术视角,为跨学科研究提供借鉴。作者内拉特目前是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比较文学系的客座教授,其研究领域主要涉及文化理论、生命政治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等,学术视野广阔,在当代批评理论领域颇有建树。该书吸纳了作者在生命政治、环境科学、人类世(Anthropocene)等方面的学术洞见,对人类与非人类、科技与人文关系的长期思考,使作者对新物质主义表现出深刻的见解。本文首先尝试评析该书对新物质主义的兴起所作的补充;然后聚焦新物质主义的历史脉络与研究分支,概述书中所阐述的新物质主义的基本特征;最后讨论新物质主义对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的影响。

“新物质主义”的兴起

新物质主义在 21 世纪之所以能迅速发展成为一种理论思潮,毫无疑问对应了一定的社会历史气候。学界普遍认为,资本流通、人口流动等全球化历史语境、转基因技术、数字技术、生物技术、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发展,对新物质主义的兴起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库尔(Diana Coole)和弗罗斯特(Samantha Frost)在《新物质主义:本体论,能动性和政治》(*New Materialisms: Ontology, Agency and Politics*)一书中便将新物质主义置于当代语境中考察,从经济、科学技术等层面发掘新物质主义兴起的根基,认为

20 世纪自然科学的发展和科技的飞速进步,使我们对物质的认识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也对理解物质提出了新的要求;而“占社会分析主导地位的结构主义对物质、物质性和政治的思考,不符合当下生命政治与全球政治经济的新语境”(6)。

库尔和弗罗斯特强调科技的发展促进了新物质主义的诞生,而内拉特更为侧重哲学层面的思考。在该书开篇内拉特便将新物质主义与唯物主义联系起来,列出了三个发人深省的问题:什么是唯物主义?什么是新物质主义?文学与唯物主义的关系是什么?介绍部分篇幅不长,内拉特对这些问题并没有详细展开论述,但他在该部分提出的唯物主义的定义主导了全书的基调,也为我们理解他对新物质主义的分析提供了视点。

内拉特将唯物主义界定为“一种思维方法,它挑战每一种思想、每一种权力,包括其自身的思维方法和权力”(1)。为了支撑这一论点,内拉特悉数唯物主义的多种形式,从 17 世纪的机械唯物论到 19 世纪的无神论和唯物主义,从关注阶级斗争的马克思主义到 21 世纪主张物质能动性的新物质主义,作者指出所有唯物主义在形式上的共同点都在于质疑、挑战既定的教条或信念。立足于哲学的两大基本派别唯物论与唯心论之间的本质区别,内拉特用明白晓畅的语言批判唯心论轻视物质,“导致我们鄙视地球(太肮脏)、身体(太柔弱)、动物(太愚蠢)或客体(没有人类主体那么有趣、漂亮、聪明等等)”,从而进一步指出唯物主义的使命就是“为生命、环境、以及那些被鄙视、抛弃、征服之物而战斗,正如政治思想家马克思为工人,反殖民思想家法依为殖民地,女权主义思想家西苏为女性而战斗那样”(3)。基于这一认识前提,内拉特对新物质主义的思考始终与资本主义、殖民主义、父权制、人类中心主义等问题密切相关,表现出强烈的政治与伦理意识。对人类中心主义以及现代性体系所建构的文化/自然、主体/客体、人/物之间的二元对立,新物质主义持反对立场,这一理论价值尤其为内拉特所重视。他强调应该在当下生命政治和全球政治经济语境中重新认识物质的重要性,指出“如果对物质、客体或事物本身不予理睬,那么反对人类中心主义、反对经济环境和任何殖民权力的斗争就不可能取胜”(4)。

令人遗憾的是,虽然内拉特对当下的生态危机、环境问题有所提及,特别是在该书末尾仿照马克思、恩格斯的名言“一个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游荡”,提出“来自未来第六次物种灭绝的幽灵在地球上游荡”(185),但总体而言他对于新物质主义成立的条件,获得发展的社会政治、环境经济等因素并未充分展开阐述。相比之下,贝妮特(Jane Bennett)的提问或许能够为我们提供更多的启发:“假如我们将物的力量考虑在内,我们对政治事件的分析可能会发生怎样的改变?例如,假如我们面对的不是废弃物、碎屑、垃圾或‘可回收物’,而是一堆充满生机的、有潜在危险的物,我们的消费模式会改变吗?如果用餐被理解为各种身体之间的相遇,那么我们面对公共健康问题又会采取怎样的措施呢?”(viii)任何一套新的哲学话语体系的建立,必然希望在不同程度上实践自己的社会理想。尽管内拉特对新物质主义兴起的社会物质条件等并未充分展开论述,但值得肯定的是,他对新物质主义的分析体现了在当下全球政治经济语

境中将物纳入伦理思考范围的紧迫性与必要性,也表明了在新物质主义思想与理论的指导下重新审视被忽视的身体、动物、物的意义。

新物质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与文化唯物主义

新物质主义“新”在何处?内拉特在书中对新物质主义与“旧”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文化唯物主义)并没有集中进行系统比较;但该书第二章专门探讨马克思主义、意识型态与文化,第三章主题为反殖民、后殖民与女性主义,第四章讨论新物质主义与生机论(vitalism),从中我们不难发现内拉特通过对一些关键词的讨论,引领读者步步接近新物质主义在历史唯物主义、文化唯物主义基础上的新发展。有关新物质主义与旧唯物主义之间的关系是继承还是断裂,学术界存在不同的看法,内拉特在这个问题上做出了回应。

一方面,内拉特肯定新物质主义与旧唯物主义的联系。在这一点上,他与多尔芬(Rick Dolphijn)和图恩(Iris van der Tuin)的观点有相似之处。后者在《新物质主义:访谈与制图》(*New Materialism: Interviews and Cartographies*)中借用了德勒兹的概念,将新物质主义的特点归纳为“横贯性”(transversality),指出“新物质主义中的‘新’不是一个接受或延续一种必然带有等级或任何一种先验逻辑的(学术)思想史分类的术语……它不一定反对过去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传统”(89)。对于内拉特来说,新旧唯物主义之间的联系具体表现在他们共同的价值目标,即都致力于反抗纵向的等级和结构,如殖民结构、父权结构等,但是新物质主义在认识论上所取得的发展,对物质的力量、对生命和能动性的关切,为底层主体提供了新的认识,有助于帮助他们“不仅在心理层面,而且在本体论层面实现彻底的去殖民化”(73)。

另一方面,内拉特也观察到了新旧唯物主义在文学观念上的区别。从卢卡奇、阿多诺、马尔库塞到霍尔、威廉姆斯,内拉特首先梳理了历史唯物主义与文化唯物主义对文学的不同阐释。他指出从马克思主义的角度来看,文学艺术的生产过程首先是一个经济过程,任何文化都来自物质力量和生产关系;因而结合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方法,文学研究的目的在于阐释文学文本的意义,“文学,即使是在诗歌和艺术作品的领域,其真正的目标也是改变世界”(35),是一种政治实践;文化唯物主义者提出“文学并非完全脱离社会;但不要想象文学可以被还原为社会”(41),内拉特认为,文化唯物主义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进一步发展。

在呈现旧唯物主义基本观点的基础上,内拉特将读者引向了一系列关于语言的深入探讨。他指出,与历史唯物主义、文化唯物主义相比,新物质主义最大的区别在于它的前提是任何语言都无法严格地定义物质,物质不是消极的、被动的,而是具有施事能力的物。对物质的强调使新物质主义在对待语言的态度上有别于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可以说,“物转向”的确立直接源于对 20 世纪的“语言学转向”和以语言为主导的社会建构论的不满。然而,正如内拉特所特别强调的那样,“这并非意味着新物质

主义不关心语言,而是说如果我们不注意物质在语言中的作用,不注意物质通过语言表现出的力量和物质超越语言的力量,纯粹对语言的语言学分析是无用的”(79)。可见,内拉特关于新物质主义与文学的关系的设想,基调是用一种新的思维范式去认识语言、意义和物质。

总体而言,在新旧唯物主义的异同上,内拉特的阐述为我们提供了启迪意义。他对新旧唯物主义之间的联系把握,不仅反映了新物质主义对哲学基本问题的重新思考所具有的公共价值,也反映了新物质主义与后殖民、女性主义、后人类、生态批评等研究领域的密切联系。在语言问题上,从新左派文化学者霍尔(Stuart Hall)的“文本性永远不够”(106)警告读者要把握文本之外的政治维度,到解构主义者德里达(Jacques Derrida)的“文本之外无他物”(158)对语言内部的关注,再到新物质主义者芭拉德的“语言被给予了太多的权力”(“Posthumanist Performativity” 801)对语言学转向的批判,内拉特以其准确、具体的例证向我们呈现了不同思想框架下新物质主义与“旧”唯物主义对待文学语言的不同处理。内拉特对新旧唯物主义异同点的探讨,既清晰地勾勒了唯物主义的发展谱系,让读者能够认清新物质主义发展的来龙去脉,又帮助我们明确了新物质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与文化唯物主义在文学文本阐释上所表现的不同取向。

新物质主义与思辨实在论

《文学与唯物主义》的另一个重要贡献,在于呈现了新物质主义与思辨实在论(Speculative Realism)以及与后者密切相关的“以物为导向的本体论”(Object-Oriented Ontology)之间的区别。从新物质主义提出至今,“各种标记为‘物质的’‘本体论的’和‘后人类的’‘转向’,引出一系列学术话语重新关注物质”(Diener 44)。这个趋势虽然打开了“物转向”的局面,但也增加了把握其理论差异性的难度。新物质主义与思辨实在论存在截然不同的发展谱系,在研究物的方法上也并没有达成根本共识,思辨实在论的倡导者哈曼(Graham Harman)、莫顿(Timothy Morton)等也通常否认自己是新物质主义者。哈曼批判唯物论者为还原论者,称“在唯物主义那里,不存在物”(254);但也不乏学者将思辨实在论视为新物质主义的研究分支,如布鲁克(Peter Brooker)便指出,“思辨实在论和以物为导向的本体论经常被认为是哲学与媒介研究的范式转型,被称作新物质主义”(263)。

内拉特的《文学与唯物主义》肯定了思辨实在论与新物质主义共有的基础,指出这两种哲学思想都致力于批判“语言学转向”,试图冲破既有的人类中心主义的藩篱。通过揭示弗洛伊德对梦的解析、拉康对无意识的分析以及巴特对文化现象的分析都是以人类与语言为中心的理论建构,内拉特进而提出思辨实在论和新物质主义的基本关切是“打破一味关注人类和人类语言的理论框架”(107)。然而他也注意到,“虽然思辨实在论与新物质主义都批判以语言为主导的批评和人类中心主义,但是二者回应的

方式并不相同”(110)。根据内拉特的阐释,新物质主义者尝试通过物质和对物质的分析去认识世界,因此,新物质主义的哲学思想要求我们必须改变对物质的认识与再现方式,认识到物质的活力与能动性,以及物与物之间的聚合关系。

相比而言,思辨实在论者质疑人类是否能够“获取”(access)客观实在的真相。他们一方面拒绝经验主义,反对经验等同于存在,另一方面拒绝相关主义,认为总是存在独立于人类意识以外的客观实在,从而从认识论转向本体论思辨(Neyrat 107-08)。内拉特强调,对于思辨实在论哲学家来说,重要的不是主体如何认识物,而是应该摆脱主体的概念。以物为导向的本体论强调物的“引退”(withdrawn),即人类永远无法认识到物的本质,因此在物与语言的关系上,任何“逻各斯”的尝试都是失败的(112),文学无法再现现实。

对于思辨实在论的观点,内拉特在书中保持了批判的距离,具体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他认为思辨实在论的本体论学说混淆了现实与物的概念。以现实主义文学为例,内拉特犀利地指出,文学对现实的描述并不完全对应于思辨实在论和以物为导向的本体论的观点。他通过引述詹姆斯的《小说的艺术》(*The Art of Fiction*)强调,虽然现实主义文学主张对现实的反映,但实际上作者主观地选择了现实中需要反映的部分;通过解读《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The Adventures of Huckleberry Finn*)和《愤怒的葡萄》(*The Grapes of Wrath*)讨论现实主义文学呈现的现实之外的现实;通过分析《野性的呼唤》(*The Call of the Wild*)提示荒野超越自然的力量;通过庞德、威廉斯的客观主义诗歌研究指出诗歌必须创造新的物体,使现实更为“强大”。经此文本例证与阐释,内拉特指出思辨实在论的误区在于将现实简化为物质。

其次,思辨实在论者大多呼应梅亚苏(Quentin Meillassoux)关于数学思维能把握客体的观点:梅亚苏认为“客体之一切属性,只要能够引发出一种数学式的思考(公式或数字化)、而非一种认识或感觉,就能合理地成为这一事物的属性”(9)。内拉特对于将一切归于数学问题的论断也充满了质疑,尖锐地指出这种思辨只会引向“寒冷的、渺小的、毫无生气的外部世界”(109)。

相比思辨实在论者坚持数学的可靠性来讲,新物质主义与量子物理、生物学等自然科学的联系更为紧密。新物质主义的代表人物芭拉德声称其“能动实在论(agential realism)”便是从玻尔(Niels Bohr)的量子物理学汲取了灵感(Meeting 66)。内拉特对量子物理与文学的跨学科联系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对量子力学与文学进行了细致的比较,从文学人物、小说起源、写作本身的偶然性、不确定性,以及文学风格的“延疑力”(negative capability)等方面阐明了两者之间的共性,富有创见性地提出,“在某种程度上,文学一直是量子文学,因为文学总是基于一个不确定的前提,基于不确定性、偶然性”(140)。

新物质主义与思辨实在论的区别一直是一个备受争议的话题,内拉特对两者所作的比较无疑对我们认识其复杂关系有所助益。作者在量子力学与文学之间建立联系的努力,不仅展现了新物质主义如何可能成为一种新的研究方法,从而打破学科之间、

特别是人文社科和自然科学之间的壁垒,促进不同学科之间的交流对话,而且也为思考新物质主义与文学的跨学科联系奠定了基础,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内拉特对思辨实在论的分析、批判,特别是认为思辨实在论混淆了物质与实在的观点,或许将推动当下学术界区分新物质主义与思辨实在论的论辩。

新物质主义对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的启发

从1990年代提出至今,新物质主义的理论话语、重要概念对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布鲁克的《文学与文化理论术语汇编》(*A Glossary of Literary and Cultural Theory*)对新物质主义理论多有涉及;即将出版的《牛津文学研究百科全书》(*Oxford Research Encyclopedia of Literature*)也已将新物质主义作为关键词纳入其条目,该关键词的作者普蕾特(Liedeke Plate)基于拉图尔(Bruno Latour)的“行动元网络理论”(Actor-Network Theory)源自格雷马斯(Algirdas J. Greimas)的叙事理论这一事实,特别强调文学理论为新物质主义的理论来源(forthcoming)。

文学研究领域的新物质主义批评与阐释也并不少见。美国芝加哥大学布朗(Bill Brown)教授是新物质主义文学理论与批评实践的先驱,他“所实践的‘物性’(thingness)批评范式不但为文学批评界如何回归物、如何挖掘文学文本中‘物的意义’(sense of things)提供了示范,甚至从整体上影响了新世纪以来文学研究领域‘物转向’的走势”(韩启群 105)。斯基弗伦(Tobias Skiveren)、蒂施勒德(Babette B. Tischleder)等学者也都热衷于对文学文本中物的研究,致力于发展一种新的文学唯物主义。蒂施勒德指出,“因为小说叙事描述的是日常生活具体环境中的人类主体,所以它是一种媒介,尤其能使我们进入充满生机的物质世界”(17)。对于坚持新物质主义文学批评实践的学者来说,有一点已达成共识:文学对物质的陌生化书写,让我们更能“在一个‘陌生的’空间中来注意到充满生机的物质性”(Bennett vii),为我们关注物的活力、关注人与非人之间的关系提供了重要媒介。

然而,“文学物(literary object)是应当理解为文学所再现的物、文学指向的物,还是文学本身即物”(Brown 13),对该问题的回答不可避免地体现不同的阐释路径。新物质主义对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究竟有何影响?内拉特显然并不急于回答这一点,而是首先带领读者对一个根本性的问题进行思辨:文学的表现形式是语言,既然新物质主义源于对以语言为主要研究对象的“语言学转向”的反拨,那么新物质主义批评又是如何处理文学语言的呢?

在内拉特看来,语言具有充满悖论的“无物质的物质性”(materiality without matter)(162)的特点。一方面,内拉特援引拉康的“符号首先是对物的谋杀”(qtd. in Neyrat 165)的观点,指出语言造成了与物质的分离,是完全抽象的。另一方面,内拉特基于新物质主义认为“一切都是物质”的思想,提出语言也是物质的、具体的,“语言并非一种纯粹的抽象,也是世界的物质形式之一”(169)。内拉特对语言矛盾的双重

性阐述表明了一种折衷的立场:他接受语言哲学与新物质主义在语言观念上的双重逻辑,并且将这两种逻辑结合起来进行辩证思考。这一定程度上也表明,尽管新物质主义源于对“语言学转向”主导下的语言冗余(language excess)的否定,但并不意味对语言的摒弃,而是将人们的目光引向语言的物质性以及作为物质的语言所具有的力量。

从语言的物质性出发,内拉特引导读者思考文学作品的物质性,指出新物质主义如何为文学研究带来了新的理论视角,“从新物质主义角度来看,文学从来都不是沉默的,而是世界声音的一部分,它的物质性在我们的记忆里留下深刻印象,并且塑造我们的情感”(171)。另外,内拉特也阐述了文学如何帮助我们理解唯物主义、坚持唯物主义的立场,对“唯物主义如何从文学环境中显现出来,如何从文学形式和语言维度上显现出来”(180)做了深入的思考。他归纳了体现文学的唯物主义的三个维度:第一是文学的唯物主义功能:为无声者发声;第二是文学充满悖论的物质性;第三是写作本身就是一个物质化的过程(180-81)。根据内拉特的分类我们不难发现,无论是从文学的价值追求、文学的性质,还是文学的创作过程来看,文学都有助于我们理解唯物主义,也为新物质主义批评指明了方向。

在语言与物质的关系上,内拉特用联系的、发展的观点辩证地看待语言哲学以及新物质主义哲学对语言的不同影响,为我们提供了有益的启迪。内拉特在书中虽未论及新物质主义批评的具体路径,但是他对文学与唯物主义关系的阐释可以说回应了布朗所提到的三种情况:新物质主义批评的审美对象既可以是文学再现的物、文学指向的物,也可以是作为物的文学,因而也就决定了批评方法的多样性。

法国学者内拉特的《文学与唯物主义》通过生命、现实主义、物质、语言等多个向度展现了各种唯物主义形式之间的差异与联系,并且通过多个文学文本分析,对文学与唯物主义的关联进行了富有成效的讨论。该书作为“文学与当代思潮”丛书之一,最具价值的地方在于对当代前沿理论新物质主义进行了综合考察与论述,不仅将它置于唯物主义的发展框架中探讨其兴起、发展、完善的来龙去脉,同时也细致地阐明了新物质主义与思辨实在论、以物为导向的本体论之间的异同,具有重要的理论参考价值。在语言、物质与文学的关系上,作者用清晰明快的论证风格对语言的物质性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为新物质主义如何能够成为一种文学批评模式提供了哲学基础,颇具思想性和启发性。尽管该书对新物质主义产生的物质条件、社会基础等方面的讨论并未完全展开,也未涉及文学研究领域实施新物质主义阐释的批评方法,但仍不失为当下为数不多的思考新物质主义与文学关联的一部重要著作,为研究旨趣在于物转向、后人文、跨学科、生态批评等文化课题的人文学者提供了宝贵的指南。□

参考文献【Works Cited】

Barad, Karen. *Meeting the Universe Halfway: Quantum Physics and the Entanglement of Matter and Meaning*. Durham: Duke UP, 2007.

—, “Posthumanist Performativity: Toward an Understanding of How Matter Comes to Matter.” *Signs*:

- Journal of Women in Culture and Society* 28.3 (2003): 801-31.
- Bennett, Jane. *Vibrant Matter: A Political Ecology of Things*. Durham: Duke UP, 2010.
- Brooker, Peter. *A Glossary of Literary and Cultural Theory*. London: Routledge, 2017.
- Brown, Bill. *A Sense of Things: The Object Matter of American Literature*. Chicago: U of Chicago P, 2010.
- Coole, Diana, and Samantha Frost. "Introducing the New Materialisms." *New Materialisms: Ontology, Agency, and Politics*. Ed. Diana Coole and Samantha Frost. Durham: Duke UP, 2010.
- Derrida, Jacques. *On Grammatology*. Baltimore: John Hopkins UP, 1997.
- Diener, Samuel. "New Materialisms." *The Year's Work in Critical and Cultural Theory* 28.1 (2020): 44-65.
- Dolphijn, Rick, and Iris van der Tuin. *New Materialism: Interviews and Cartographies*. Ann Arbor: Open Humanities, 2012.
- Hall, Stuart. "Cultural Studies and Its Theoretical Legacies." *The Cultural Studies Reader*. Ed. Simon During. London: Routledge, 1999. 97-109.
- Neyrat, Frédéric. *Literature and Materialisms*. London: Routledge, 2020.
- Plate, Liedeke. "New Materialisms." *Oxford Research Encyclopedia of Literature*. Ed. John Frow. London: Oxford UP, 2021. Forthcoming.
- Tischleder, Babette Bärbel. *The Literary Life of Things: Case Studies in American Fiction*. New York: Campus, 2014.
- 哈曼:《迈向思辨实在论》,花超荣译。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20。[Harman, Graham. *Towards Speculative Realism: Essays and Lectures*. Trans. Hua Chaorong. Wuhan: Changjiang Literature and Art, 2020.]
- 韩启群:《布朗新物质主义批评话语研究》,载《外国文学》2019年第6期,第104-14页。[Han, Qiqun. "A Study of Bill Brown's New Materialism in Literary Criticism." *Foreign Literature* 6 (2019): 104-14.]
- 梅亚苏:《有限性之后:论偶然性的必然性》,吴燕译。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2018。[Meillassoux, Quentin. *After Finitude: An Essay on the Necessity of Contingency*. Trans. Wu Yan. Zhengzhou: Henan UP, 2018.]
- 周宪:《艺术理论的文化逻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Zhou, Xian. *The Cultural Logic of Art Theory*. Beijing: Peking UP, 2018.]

责任编辑:鲁余